

□李广华

古瓷窑

每到秋季，秋储是北方家庭的一件大事，葱蒜是其中的主角之一，虽是菜肴的辅料，却缺不得。清水河的葱蒜品质好，广受青睐。大葱白长绿短，汁液饱满，味道浓厚。蒜多为紫皮子，独头，不分瓣，好剥，味道那叫一个冲，能辣得你耳根子疼。

缸是个泛称，包括坛子等，人们一般称大点的坛子为缸腿子。倒也形象，既然身材没有缸高，又比坛子大，被誉为腿子也算准确。缸是腌菜用的，有大小之分。坛子一般腌咸菜，有盖子，类似于四川腌制泡菜的玻璃罐子。缸是窑制品，胎厚釉浓，分量重于普通瓷器。清水河县烧制的缸质量好，在民间有：南有景德镇，北有清水河的美誉。

粗制的陶器，怎么能与景德镇的青花瓷媲美呢？权当是自说自话，人们只管用，也没把这话当回事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老友军哥说，带你去个没去过的地方——清水河县内的古瓷窑。清水河县地处黄土高原的边缘，是在黄河几字形，横折笔画折的下半部位置，河对面是准格尔旗，下端有个水库，与山西相邻。

弯多坡陡是黄土高原的一大特征，公路两侧沟壑纵横，植被稀疏。坡虽陡，但也算不得山，少见石头山脉，也缺乏陡峭山势，以连绵起伏的山峦。土坡起起伏伏，间有沟壑相隔，多为雨水冲切所致。黄土高原最缺的是水，年均降雨量低得可怜，可偏偏雨水的力量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，将黄土切割得游刃有余，有的地方直线下切几十米深。而雨水的下切并非像切豆腐一样的齐整，它是顺势而为，随形而作，如同跟黄土商量好了似的，避实击虚地切，顺坡而下，形成毛细血管般的沟壑，再曲折迂回，终归把雨水引导到不远的黄河中去了。

清水河与陶瓷，犹如寒门出贵子，总给人稀罕的感觉。世人把陶土与火焰结合的文化，总是集中在越窑、长沙窑、定窑、龙泉窑、景德镇窑、德化窑等知名窑口上。那是因为其中有几大窑盛产过皇家御用瓷，同时还产大量的外销瓷，艺术瓷，以及民间用瓷，具有悠久的历史。而翻遍《中国陶瓷史》，找不到关于清水河烧陶瓷历史的记载，只是涉及到元代陶瓷时，在一张地图的边缘，标有清水河几个字。

前些年，窑沟乡西南部的黑矾沟村附近发现了成群的明清古窑，布满了沟沟坡坡，据说有20个古窑，且保存完好。后来，还被列为自治区重要考古发现之一。这个时间确实有些尴尬，从现代交通的便利和人类对传统认知的角度看，都显得滞后了些。因为老窑连片集中地一直矗立在那里，窑沟乡等地名也在暗示着什么，问问周围百姓，抑或是当地的羊倌儿，都会轻而易举地指点给你。

我们要找的是黑矾沟窑址群。导航加推测，总算没怎么费力气便找到了。

黄土冲刷的沟壑，像游龙摆尾似地卧于坡间，深达四五十米，一条简易的山路七弯八拐地伸向沟底。沟内荆棘丛生，草木繁茂，两岸砾石凸显，坡滩处迎风矗立着一座座石头砌的窑炉。

窑炉多呈圆形，用不规则的石块垒砌而成，高的有六七米，矮的有三四米，朝南的一面多有窑门，周身开几处通风口，顶部有烟囱，指向天空，保存均完好。让人感到惊奇的是，地处塞北深沟里的窑室，居然和远在千里之外的越窑、景德镇窑等知名窑口的形状，考古界称作“馒头窑”，如此的相似。

而如今，那些著名的窑址多为考古发掘的遗址，充其量能看到埋在地里的半截窑炉，剩下的便是近年来为旅游等而恢复的，而清水河这里却完全是另一



番景象。

10余座窑炉，散落在缓坡处。拨开蒿草，钻进窑内，空旷的穹顶笼罩着被烟火熏黑的耐火土窑壁，地面干干净净，中间还有镂空的缝隙，是通风除灰用的，类似于我们过去用过的铁炉箅子。轻轻地触摸那被烟火熏黑了的窑壁，在蛛丝马迹中我们寻找着窑炉的岁月留痕，更是在心灵深处与远去的窑工们作着时空对话。

他们何时点起第一炉窑火？烧制过哪些陶瓷？销往哪里？又为何弃窑而去呢？

窑炉边见不到任何标牌说明，更无人看管，只有星星点点遗留在沟壑底部的羊粪蛋儿，证明偶尔有羊倌儿会来沟底放牧。想问问沟的名字，以及与窑窑相关的历史，却难觅人踪。

微风中矗立着一处半倒塌的窑壁，它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往昔的沧桑岁月，虽经风吹雨打、电闪雷击，仍掩饰不住它曾经的辉煌。眼下，烟火熏染得黝黑的石块早已退去了火气，粘连的耐火土硬如磐石，可半个窑炉还傲然挺立着，如同一幅油画，岁月的色彩是用泥土和火焰抹出来的，而背景是湛蓝色的天空，只是不知这样的画面在这寂静的深沟中呈现了多久。

窑炉边的蒿草覆盖着堆积的黄土层，里面夹杂着不同形状、不同颜色的瓷片，白的是定窑系，暗绿的是耀州窑瓷，从瓷胎和釉色看，许多应该是产自明清时期，说明在这偏僻的窑沟里曾经烧制过北方著名窑系的不同产品。

土层夹杂的瓷片，是瓷窑断代的最好佐证。

在窑沟的缓坡处有高岭土层显露，坚硬的窑土，表面与顽石别无二致，但研磨过滤后，便会任由瓷工师傅们摆弄，像孩子们玩橡皮泥，可以制作出碗、盘、碟、瓶、炉等器物，再辅以刻花、绘画等工序，精美的瓷器便会随之产生。难怪清水

烟云

□王太生

癖，是石的胎痣。

竹园，需要烟云供养。我上班路过一个大院的后门围墙，院里有一片竹园，平时经过，竹木清芬，春天有小笋亭亭钻出土层。尤其是到了雨天，还会有一层淡淡的雾气溢出围墙，我常仰头看那院内绿竹，正是这一墙而隔，涵了这一片烟云供养。

宋代韩拙《山水纯全集》中说：春云如白鹤，其体闲逸，而和舒畅也。夏云如奇峰，其势阴郁，浓淡疏密而无定也。秋云如轻浪飘零，或若兜罗之状，廓静而清明。冬云澄墨惨翳，示其玄溟之色，昏寒而深重。

烟，是雾霭、山岚，或烟云蒸腾，或烟云缥缈，或烟云笼罩，在牵引着山势的走向，有烟云的遮挡，山色彰显出气势。

两种成分的营养或养分，让那些被浸润过的对象，气象生动，神态饱满。

在江南，气候潮湿，温度升高，烟云便容易聚合产生，升腾、移动，四处弥漫。黄梅雨时节，田野、城池、树木和房屋，被烟云笼罩。

我是一个离不开家乡的人，出门三五日便想着回去，需要一方水土温润的烟云滋养。

在那座滨江古城里，有我身体和灵魂所需要的养分。感到头晕目眩时，我会到古城河边走走，看老柳烟云，呼吸湿润水气。在生活中走得累了，便钻进600多年的老园林里，看荷池聚雾，瓦檐生烟，呼吸古树吐露而出的晨昏。

性情得到烟云供养的人，他的生命态度与生活方式，如烟云一样飘逸、轻盈，一派水墨写意的山水真性情。

烟云供养，对应人间烟火。一个相对完美主义者，既要有烟云供养的轻盈飘逸，内在的平和坦荡，又不失人间烟火的满面尘灰，脚踏实地的脉脉温情。

北国风光

水韵升腾

□郭海燕

河一带流传着这样一段说唱：黑矾沟，出黑矾，还有著名的花大盆。火罐钵体油灯盏，花碗盘碟浆水罐。这首歌谣，把产瓷的地点、品种、花色都说得明明白白了。

距离高岭土埋藏地不远，一个整块石材的大碾盘横卧沟底，格外抢眼。石头早已风化，碾盘直径有2米左右，卧在一圈沟槽内，应该是碾压胎土用的。很难想象，当年窑工们是如何将这块矩形花岗岩运进深沟的。在碾盘边上的小坡中，我们还看到了黑黑的煤层。

至此，高岭土、煤、水，还有各种能做釉水的植物，均集中在一个沟内，这应该是烧瓷的理想之地了。

一窑窑的瓷器，展现着清水河窑口的烧制水平，从目前的发现看，清水河古窑应该是在长城以北地区，直接面向北方草原的少有烧瓷场所。它的优势在于，若从河北或陕西生产瓷器之地运过来，成本高，运输难，恰好清水河的山沟沟里具备了所有烧瓷的条件，就地取材，满足长城内外的市场。窑口又临近黄河，水路可以运到包头，甚至更西。那时是个面向北方、西北，乃至漠北的商品集散地、分发地。草原丝绸之路，重点是运输茶叶和皮张，既然以茶为主，就少不了茶具，瓷器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项。

但是，根据日本学者三次男的观点，通向西亚、中东的丝绸之路，遗址中少有瓷片出现，原因是陆路运送瓷器有难处，一是路途坎坷，瓷器易碎，难保完整。二是过于沉重，一峰骆驼驮不了多少，远不如驮丝绸利润大。而丝绸之路上大量的瓷片均来自于港口遗址，说明多为水路运输。这样，临黄河的优势便显现了出来。

因此，草原上的牧民喝茶多用木碗、铜壶，也就不足为奇了，但也不是说一点瓷器也没有。我猜想，大量的清水河瓷器，销售到以包头为中心的周边地区，先是水运，再分发，运往他地，短距离可以

用骆驼或车辆运输，满足百姓的生活之需。至于哪个时期用什么瓷，因时局而定，时局终归有变，流行仿佛变得更直接，从厚胎到薄胎，从白釉到黑釉，瓷窑随着流行走，所以才有不同的瓷片出现，它们的诞生，有的可能是几十年，甚至上百年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清水河的瓷窑，曾经担负过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汇处广袤疆域的用瓷之责，足见其地位非凡。

但无论瓷窑的历史多久，终归停烧，被遗弃了。

一处两连窑室，摆放着一堆已烧好的虎头琉璃瓦当。捡起一片，吹去尘埃，金黄色的虎头露了出来，威严神态尽显制作的技艺。若是在古代，这是高级别的宫殿或楼宇方能使用的特色图案，只是从成色看为近年烧制的仿品，大概是要用到仿古建筑上吧。窑里还堆放着窑工遗弃的筛子、染料瓶、旧鞋子等，不经意间，我们在窑壁的一个小格子里，发现几个空火柴盒，上面印着“天津火柴厂”的字样。地上还发现几个空啤酒瓶子，商标保存完好，上面写着“塞北星”啤酒。

我想，停烧的原因很多，但主要是因为这里以生产日用瓷为主，艺术水准不高，影响力不大。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的展品看，从未见到清水河窑的瓷器。再加上粗瓷笨陶，生产效率低下，难以抵挡其他地区的机械化生产的冲击，容易被替代。再加上地处山沟，运输困难，无法与交通便利的窑口相抗衡。这一切都加速了被淘汰过程，被遗弃就难免了。

而今，被遗弃的窑址，孤零零地分布在深沟里，寂寥无奈。这曾经有过的文明，给黄土高原带来过一抹亮色，持续几百年时间。如今，它结束了生命的维度，只以遗址的方式示人。它曾经有过的辉煌，展现在窑沟里，也埋藏在老辈人的记忆里。

烟岚，沉浸在一园子弥漫的细雨云雾中，感到神清气爽，精神了许多。

有时候，觉得自己是一株缺水的植物，需要烟云的润泽。温润与潮湿，氛围与精神，慢慢漫透，缓缓漫过。

水墨丹青需要烟云供养。一幅画，无论是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，还是米友仁的《潇湘奇观图》，纸页上有烟云，风起云涌，水气氤氲，似乎能闻到湿漉漉，水的气息。云在山间，烟在江上，一派烟云，把宣纸上的那些树，那些房屋，那些人，保藏了数百年。

山、水、石、树、花，需要烟云，一个画家更需要烟云。明代陈继儒《妮古录》中说：黄大痴九十而貌如童颜，米友仁八十余神明不衰，无疾而逝，盖画中烟云供养也。画中烟云，降火去燥，润肺安神，怡情养性。大师都是一些特立独行的人，有着自己的操守和才情。

烟云供养，不仅在山间和纸上。一座村庄，也需要草木清新的烟云供养。

我曾拜访水乡腹地，一座藕花深处的普通村落，硕大荷叶，浮玉剔透，花香、水香、米香，四处流动，水气氤氲。访友需坐船。最妙时，当在万绿丛中，船在动，村庄也在动，人与岸，岸与船，回望岸上，一农人，荷锄滴露，立于旷野。这样一幅现实版的“世外桃源”，人行三五里路，忽逢古村，缘溪行，有小墅农舍，一泓碧水，夹岸菜花缤纷。

我喜欢这样的地方，草木叠翠，神态怡然，当然还有一份内心的烟云供养。

性情得到烟云供养的人，他的生命态度与生活方式，如烟云一样飘逸、轻盈，一派水墨写意的山水真性情。

烟云供养，对应人间烟火。一个相对完美主义者，既要有烟云供养的轻盈飘逸，内在的平和坦荡，又不失人间烟火的满面尘灰，脚踏实地的脉脉温情。

的累，齐刷刷地用着飘逸的丝裙，顽皮地在如镜的湖面上投下轻盈似雪的身影，向着湖中的鱼儿致敬。贝尔湖水清澈甘甜，鲤鱼、鲫鱼、鮰鱼、狗鱼等几十种鱼类在此畅游，很多来此的游客都要酣畅淋漓地吃一顿“全鱼宴”，几口鱼肉入口，鲜美瞬间在口腔内爆棚。

恋恋不舍地离开贝尔湖，3个小时后，来到新巴尔虎右旗、新巴尔虎左旗之间那片草原上的湖泊——呼伦湖。

抬眼望去，浅水边盘旋着水鸟，湖边立着灰鹤。候鸟留恋于呼伦湖而不愿迁徙。宝地自有慧眼识，连鸟也不例外。它们千里迢迢而来，如情人约会般执着痴迷于呼伦湖，波光潋滟、鸟鸣虫鸣，贴着湖水荡漾的脉搏，繁衍生生息。这些年，呼伦湖周边环境越来越好，很多国家级保护动物都生活其中。承蒙呼伦湖的恩泽，草原上的牧民也延续着对大自然本能的虔诚。在呼伦湖周边的新巴尔虎左旗、右旗的很多嘎查村落里，村民们很少外出打工，他们依湖而居，傍水而生，不失为一种逍遥自在。

草原之湖，绿水涟漪，照出了绿水青山的芬芳，照出了大自然的馈赠，于是有感于这里的空气、水和绿色的和谐。像天一样美丽的湖——呼伦、贝尔，希望她的美丽和清澈，可以让每个人看见。

□张永波

敖汉的黍和粟种了八千年

某年某月某日，兴隆洼镇蒋家皮影戏班老蒋唱了一出关公戏，关某下马进古城，浑身无力两膀疼，唱得众人声泪俱下，梳着簪落子的祖母眼泪流得尤其多。

祖母说，给蒋先生蒸豆包，蒸大黄米豆包！

大黄米就是黍。蒸出粘豆包来，又黄又黏。要说黄，比黄金不差分毫，要说粘，软糯弹牙，劲道可口。

豆包蒸出来，晾上20分钟，灯光下一照，粘豆包金黄的表面映出祖母抹着榆树皮水的簪落子。

祖母对着黄米豆包顾影自怜，想起几十年前披着红盖头踩着年糕上炕的事儿。

从此，她变成张家的媳妇儿。

她从舀一豌豆米开始，把艰难的日子淘洗，把日子里的沙石漂洗出去，把日子如豆馅儿般团进黄米面里。

她拉着风匣，蒸着黄米豆包，心里跑过来一只只黍子地里的小兔子，让她不安。黄米面真难侍候，大火小火都难蒸成一锅好豆包。

蒸不好一锅豆包，让东院二婶笑话也就罢了，可是，孩子们失望的眼神怎么忍受呢？

祖母嘱咐儿媳妇，出锅的第一个豆包敬给田地老爷，出锅的第二个豆包要敬敬大爪子，那是老蒋供奉的影戏之神，第三个热气腾腾的豆包才端给了老蒋。

老蒋夹了一块荤油，涂在碗里，化为珍珠，在碗里浮动，映出了油灯的光。老蒋用箸夹下豆包的十分之一，蘸了荤油，塞到嘴里，喉头便发出咕咚的声响。

祖母说，唱戏是累活计，身子乏，蒋先生要多吃，吃粘干粮浑身有劲儿。

老蒋说，这粘干粮吃着真得劲儿。

祖母说，这碗豆包给关公吃，关公是不是就能跨过险关呢？她始终觉得一粒米能救天下的好人。

要说粟，那是干妈的标签呢。粟就是小米，干妈的小名叫小米。

幼年时，我常常于午夜惊叫。干妈

翻过了努鲁尔虎山的133个山头，又涉过了老哈河的55道弯儿，踏过科尔沁沙地上128个塔拉。一个山头一个故事，一道弯儿里一个说法，一个塔拉一种习惯。

数千年前，人们吃了粟米粥、黍米糕，浑身发出火一样的光芒。

我常夹着半块豆包，口中吟诵：彼黍离离，彼稷之苗。行迈靡靡，中心摇摇。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

梦见山里的陶人唱道：诞降嘉种，维秬维秠，维穈维芑。恒之秬秠，是获是亩。恒之穈芑，是任是负，以归肇祀。

蓝天洗亮了牧人的杭哈民歌，智能耕机在油亮如绸布的黑土上倾心彩绘出的一幅幅油画，被机耕声划出了优雅的纹路。

静美的山野，阳光曼舞，山林、草木、鸟鸣、阡陌，小村与城镇，扶贫工作队的身影，将温情化为闪闪发光的生机。

在嵯峨的乌拉山下，田野抒写着天赋之美，所有的褶皱与舒展，枯萎与复活，摇动着乌梁素海的碧波。

青翠的跫音踏在湿润的乡愁之上，游历原乡的激动融进了田畴之中，绿植掩映着祖先守望的梦想。